

■拆违百日风暴·100号院回访

编者按

从12月1日的“铁柱来信”，到历山路100号院违建开拆，再到济南全市拆违任务计划的公布，拆违风暴已过百余日。无论是普通群众的铁皮房，还是别墅区的豪华地宫，抑或涉公的违建房，都没有例外，拆违也从未如此“强势高调”。今起，本报推出的这组报道里，我们将回顾拆违百余日来市民生活和心态的变化，探讨拆违建和保民生如何并行。开弓没有回头箭，拆违雷厉风行地进行，后续如何利用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历山路100号院的百日重生记

小院干净了，乱停车问题又来了

去年12月1日，因为济宁基层干部李铁柱给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的一封信，沉寂多年的历山路100号院因为违建问题被推上风口浪尖。如今100余天过去，这个小院的外貌已经大为改观。对于住在这里的居民而言，他们支持拆违，同时又期盼着政府能够完善小区的配套设施，在环境整治的同时让生活更便利。

本报记者 张阿凤

拆违的协商会上 困难户当场流泪

李铁柱在信中，将历山路100号院描述为“违建展览馆”，各种结构的违章建筑一应俱全。去年12月1日，王文涛在济南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当众宣读了这封信，并要求在场领导干部“对号入座”。12月2日信件内容向社会全文公开，从2日到9日，小院里就没少过记者，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十几拨。

12月9日，历山路100号违建正式开拆。考虑到小区历史和居民生活需要，院子里的违章建筑没有全拆，而是拆了部分占用公共道路的砖混结构小屋和所有的铁皮房，共拆除9处。违建之外，乱堆乱放的脏乱差现象，也一并进行了治理。

开拆前3天的12月6日，解放桥街道办事处邀请了100号院的5位居民代表召开民主协商会，倾听居民意见。协商会上，得知楼下自家的绿色铁皮屋要拆，满头白发的马玉英落了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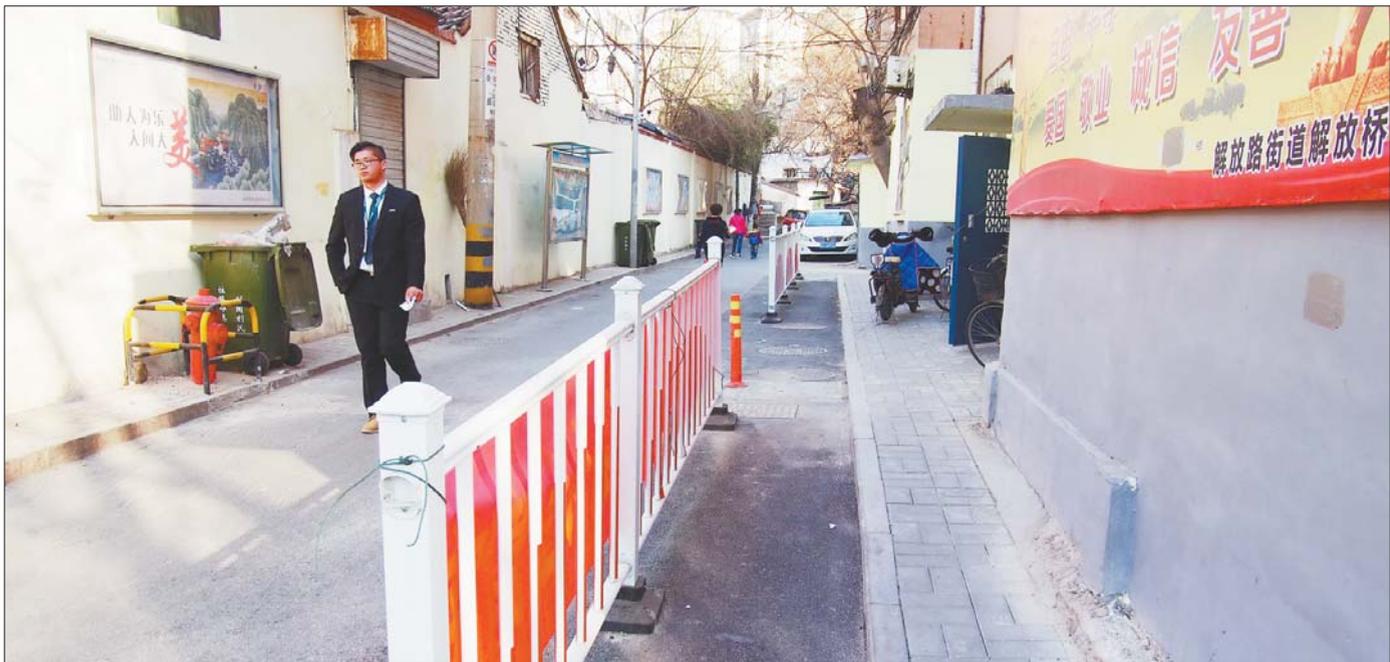
100余天过去了，绿色铁皮屋已不见踪影，马玉英也暂时搬离100号院，到了儿子家里住。聊起百余天前的拆违，马玉英说自己能理解。“院子里本来就是干干净净的，铁皮屋的存在本身就不合法，只不过当时确实是生活所迫。”

100号院5号楼建成于1971年，一梯4户共20户，原本是济南市金属材料公司宿舍。40多年过去，老职工的宿舍租的租的卖，如今还住着的老户仅剩5户左右，马玉英就是这里的“老户”之一。

绿色铁皮屋搭建于2010年左右，那几年是她最困难的时候，用来卖点烟酒糖茶。据周围邻居介绍，尽管马玉英夫妇俩都有退休金，但丈夫却不幸患上肠癌，从患病到去世，13年的时间，中间做过几次大手术，平日也从未断过药。癌症像一个无底洞，13年足以将一个普通家庭拖垮。

爱人患病，孩子又尚未毕业，马玉英那几年靠着这个铁皮屋的小生意不多的退休金，支撑起这个家。后来爱人去世，孩子也工作结婚，又在别处买了房子，日子总算好过了起来。

马玉英丈夫去世后，3号楼的郭萍曾到她家中探望，还给



3月10日是历山路100号整改100天，小院子整体改观很大，入口处干净有序。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随着违建拆除，小区道路宽了，100号院也成了“公共停车场”，乱停放待解决。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她送去一些钱，但马玉英坚决不肯要。“没想到她会在协商会上落泪，虽然现在日子好了些，但突然要拆铁皮屋，可能也是想起当年的苦难，一时难以抑制吧！”郭萍说。

储藏室被拆不是小事 写进自家的“大事记”

凌晨三点半，刘秀清被闹钟吵醒，她熟练地穿衣起床，劈柴生火，然后去市场批发油条豆浆。从市场回来天已渐亮，来不及上楼休息，她直接到附近大学门口支起摊卖煎饼果子。

历山路100号院早已恢复平静，刘秀清的生活也重回原来的轨迹。作为曾受波及的院内居民，她完全不记得，距离年前那场“违建风波”已过去100余天。

和刘秀清不一样的是，侯爱英却对此事记得很清楚。她有一个习惯，将发生的大事标记在挂历上。2016年的老挂历里，12月初她在旁记着“写信”，12月9日那天她写着“拆屋”。

这次拆违，也拆掉了侯爱英家的一间储藏室。她说，12月9日那天非常冷，街道雇来了专门的挖掘机，各大媒体的记者也来了，要采访她。她住5号楼顶楼，楼下小屋用来放煤炭。用的时候拿盆子端上来，一盆可以烧两天。烧起来的炉子既能取暖也能做饭，还可以烧些洗

衣洗菜的热水。

其实，在小屋拆除前半年，侯爱英家就安装了电暖器和煤气罐，只是出于旧习惯，仍未停止烧炉子。小屋拆了后，她把楼上的炉子也撤了，专心用起电暖器和煤气。没了炉子屋里比之前干净了许多，侯爱英每天都把地板拖得锃亮，小孙女也可以满地打滚玩耍了。

100号院的违建房里，还住着一批外来租户。2号楼下南侧的一间房子里，李先生已经在此租住十多年，房租也从500元涨到800元。

李先生老家河南，从济南读书毕业后，在一家机械厂做后勤工作，爱人在印刷厂工作，两人月收入加起来在四五千。早些年觉得房子贵，想等等，结果越等越买不起。如今孩子已经13岁，刚读初一，他把老人从河南接来照看孩子，一家四口在此生活。

“希望租户把这当家” 期待居民素质跟上来

郭萍在楼下也有一间小房子。和刘秀清、马玉英比起来，她的家庭状况要好一些。房子面积虽不大，但屋内窗明几净，该有的家具、家电一样不少。她所住的3号楼是原来的济南市化工局宿舍，也是100号院的6栋楼中，仅有的两栋通双气的楼体之一。

和5、6号楼下杂乱无章的个人自建房不同，3、4号楼作为化工局宿舍，楼下的小房子是在最初建楼时，由化工局统一建设的整排储藏室，因排列有序，得以保留下来。

对于百余天前李铁柱点名100号院，郭萍觉得有失客观。“他可能不了解小区背景，这是济南老旧小区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单100号院一家。小区有4栋楼没有双气，老百姓终究要过日子，要有地方放蜂窝、电瓶车和杂物。”

而且郭萍说，和几年前相比，李铁柱看到的100号院已经改善了很多。在她记忆里，几年前的100号院才真的是一个脏乱差重灾区。早已轧坏的路面坑坑洼洼，露出底下的粗石子；两个车棚年久失修，顶部直接露天；空地到处堆满杂物，无人打理；就连小院的花坛，被搬家的大车撞坏一角后，很长时间就那样塌在那里。

在违建拆除前，100号院已由政府出资，正在做粉刷楼道墙壁，更换楼道窗户，安装监控、防盗门和楼宇可视对讲系统等工作，拆除后又对院内主干道两侧墙壁进行粉刷，安装栅栏。100余天过去了，历山路100号院已经大为改观。这些变化，郭萍说小区居民都看在眼里。

现在小区环境好了，郭萍期待居民素质也跟上来。早前，她家对面出租给了附近一家餐厅作员工宿舍，60平的房子住了一二十个年轻人，晚上9点多下班正在兴头上，敞着房门大吵大闹，郭萍几次上门劝说也没用。

外来租住的年轻人也从没有打扫公共空间的意识。老旧小区没有保洁，楼道里都是郭萍自己打扫，可刚扫干净的楼道，就有人扔了烟头。和租户几次沟通无效后，郭萍找了房东，也就是自己的老邻居。房租到期后，老邻居决定不再与餐厅续租。“3号楼里现在只剩3户老户，大部分都是外来租住的年轻人，希望年轻人能把100号院，把3号楼当成自己的家对待。”

盼拆迁短期无望 通双气成最大诉求

院子整洁了，保持起来却不容易。4号楼单元门口的空地上，又新添了几处被乱丢的垃圾；刚粉刷不久的新楼道墙壁，又出现了“办证”喷印和乱贴的小广告；违建拆除后拓宽的院内道路上，停放的车辆又使得院子变得拥挤。

停车是这次拆违带来的新问题。早前院内违建小屋多，道路狭窄，车子进不去出不来，所以以往院里停车的并不算多。现在违建拆除道路拓宽，院里空间也变大，开放式小区无人看管，院子曾一度成为“公共停车场”。

耿殿诚今年已79岁，多年来一直盼着100号院拆迁。可短期内小区拆迁似乎无望，他现在念叨更多的是暖气入户。这也是小区内4栋楼绝大多数居民的期望所在，就在3月10日，1号楼的朱女士又专程去居委会咨询究竟何时能供上暖。

解放桥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舜玲介绍，从年前起，居委会就开始挨家挨户入户访问，统计各家安装暖气意愿。目前除5号楼统计工作还未完成之外，其余3栋楼均已统计完毕，且每户均同意安装暖气。

双气入户需要一定的安装费，燃气入户相对便宜一些，每户大约需要三千元，暖气入户则贵些，平均每户要在两到三万元。早些年因安装费不菲，确实有部分不在此自住、长期对外出租的房主不愿加入，近两年房主们也想通了。100号院位置虽优越，却因没有双气房租一直上不去，安装双气后，房租也能随着涨上来。

统计工作完成后，100号院究竟何时能供上暖，目前仍是个未知数。“需求上报以后，还要看供热单位有没有热源，这需要供热单位持续推进。”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秀清、马玉英为化名。)